

卷一 初试神食

第一章

发现神食

1

19 世纪中叶，我们奇怪的世界里，有这样一类人突然多了起来，他们一般年高德劭，尽管极不乐意，但还是恰如其分地被冠以“科学家”的称谓。他们很不喜欢这个叫法，以至于在《自然》专刊中，这个词被十分小心地回避使用，好像它是本国所有难听话的发源。《自然》就是他们的特色论文专刊。然而还是大众和媒体更了解他们。从一开始，只要“科学家”有任何露脸的机会，他们就肯定是“杰出的科学家”和“独树一帜的科学家”，我们最少也得称他们为“著名科学家”。

当然，本辛顿先生和赖德伍德教授在有本书所述之发现前，早已具备符合这些称呼的条件。本辛顿先生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前化学学会会长。赖德伍德教授是伦敦大学

邦德街学院生理学教授，曾多次受到反活体解剖论者的攻击。他俩均是少年得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与此同时，像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他俩也明显没有值得称道的外表。相形之下，当今最平庸的演员，也要比整个皇家科学院要显得特点鲜明些。本辛顿先生五短身材，秃顶，背有些驼，戴着金丝边眼镜，脚踏布靴。由于他长了很多鸡眼，布靴上开了很大的口子。赖德伍得先生则完全是一副普通人的外表。在他们发现神食（我在此坚持这么称呼它）之前，他们埋头钻研、不好张扬，几乎没什么值得告诉读者的。

本辛顿先生是在进行他那著名的有机含氮碱研究时，获得鞭策（灵感）的（这位穿开缝布靴的绅士的说法，我们不妨借来一用）。赖德伍得先生则是一夜成名——记不清他怎么一来就出了名。反正他的风头很足。不过，给他带来显赫声名的，我猜，是在《反应时报》上发表的一份长篇大论，用了大量的脉搏描记器自动记录的照片，外加一个令人羡慕的新名词。

公众要一瞻两位绅士的风采还真不容易。有时，在皇家科学院和艺术学会这类地方倒可以见到本辛顿先生。至少人们可以看到他涨红的秃顶，瞥到一眼他的领子和外套；还可听到他自以为大家都能听到的讲座或论文的片言只语。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正午，都过去很久了，那时，不列颠协会还在多佛尔。那天，其 C 处或 D 处，或差不多字母的某一个处在多佛尔的一家酒店里租了个地方。只见两位纯粹出于好奇的，一脸严肃的贵妇，带着笔记本，穿过一扇标有“台球”和“弹子游戏”的门，进入很容易招惹是非的一个黑暗

场所。她们专程赶来听赖德伍德先生的幻灯巡讲会。

我看着幻灯片来来去去的走，听着一个声音在讲（我忘了他说些什么），我相信这是赖德伍德教授的声音。幻灯片发出咝咝的声响，另外，还有一种声响令我好奇不已，不忍离席。直到灯光突然亮起，才发现，这种声响原来出自人的咀嚼。集会的不列颠协会会员们在魔幻幻灯的掩盖下，正在此地大嚼果子面包和三文治一类的东西。

而赖德伍德，在灯亮之后还在继续滔滔不绝，一边轻轻敲打着理应显示图表的幕布，——黑暗又一次降临，图表又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他，尽管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略略还显得有些紧张，肤色黑黑的，却若有所思，讲课只不过是受了不好理解的责任感的驱使。

我也听过一回本辛顿先生的课，那是以前的事了，在布鲁姆斯伯雷的一次教育会议上。与多数知名的化学家和植物学家一样，本辛顿先生一上课就显得煞有权威。他要是去普通的寄宿学校上半个小时课，我敢担保，他准吓得不知所云。我记得，他当时正针对阿姆斯特朗教授的启发式教育法提出改进意见。阿姆斯特朗教授的启发式教育法要靠价值三百到四百英镑的仪器来操作完成，完全忽视了所有其他研究。他这套方法需要一名天才老师聚精会神地贯彻，即便如此，一名普通儿童也要十到十二年，在特别认真的态度下，才能掌握一个人从当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大路货廉价教材上就能学到的化学……

你要琢磨了，这两个人，在他们的科学之外，简直就是凡夫俗子。不然，就是任何不实用的事物太容易被他们挖掘了。而且，你会发现，这种情况的“科学家”作为一族人，

都是一个样。他们的可爱之处往往表现在同行相轻，以及在公众面前所保持的神秘感。与此同时，不可爱的地方也是不言自明。

他们的瑕疵一眼就看得出来。恐怕再也找不到有他们如此明显的矮个子了。他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人际交往几乎没有。他们的研究需要无休止的专注和几乎修道士般的退隐；剩下的生活内容就寥寥无几了。我们会发现，有那么些奇怪的、羞涩的、畸形的、灰白头发的，妄自尊大的矮小的发现者，特地挂着可笑的骑士勋章的宽大授带，主持同行的招待会；如果生日庆典的天使没有垂青英国皇家科学院，读一读《自然》专刊，就会领略他们对不讲科学这种现象的苦恼；有时也不妨听一听某位孜孜不倦的地科学家评说另一位努力不懈的同行的作品。这些现象不禁会让我们油然想起人的渺小。

此外，还有这些小“科学家们”已经设下和正在设置的暗礁。这些暗礁设得很妙，充满了不祥的先兆和人类伟大未来的神秘的、半成形的希望！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怪不得很久以前，即使是本辛顿先生，在他选择了现在这个行业，当他立志献身生物碱及其同源化合物时，他对前景的认识也有些模糊——甚至还不止于此。没有伟大的灵感，什么样的人会把青春贡献给这项工作呢？这些荣耀和地位只有作为一名“科学家”才会期望获得。不，他们一定看到了荣耀，一定具备了远见，可又因为看得太近太切，这前景令他们盲目，这光彩宽容地耀了他们的眼。于是，在他们的余生，这些科学家才能心态神宁地高举知识的明灯，——这是我们可以亲眼目睹的。

而且，或许这就是赖德伍得心事重重的原因。这一点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他在同行中可谓独树一帜，挥之不去的对未来的洞察在他眼前来回徘徊。

2

我称为神食的东西，本辛顿先生和赖德伍得教授合作研制的这一物质，就其已经产生的影响和必然将要产生的影响而言，它的名字毫不夸张。但是，本辛顿先生决不会声色不露地叫它这个名字，就像他决不会身穿庄严的大红外衣，戴着桂冠走出思楼安街他的公寓一样。这个词语仅仅只是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声惊叹。他是出于一腔热情称它为“神食”的。前后总共叫了最多一个小时左右。这以后，他觉得自己有点荒谬可笑。他一想到面前的这个东西，就看到了一连串巨大的可能性——确确实实巨大的可能性。但是，面对令人炫目的前景，他愣了一会儿神。然后，作为一名谨慎的科学家，他决意不再浮想联翩。此后，“神食”听起来就太夸耀，简直有点不像话了。尽管心明眼亮时，有什么东西老在他脑海徘徊，而且不时地爆发出来，他还是对自己居然有此用语颇感吃惊……

“说真的，”他边搓着手边紧张地笑着说，“这东西远不止有理论上的意义。”

他把脸凑到教授面前，压低嗓音坦言道：“比方，如果处理得当，它说不定可以卖……”

“精确地讲，”他又走开去说，“是作为一种食品或者至

少作为一种食品原料出售。”

“说不定它味道不错，只有做好了我们才知道。”

他走到壁炉前的地毯上，转身仔细审视布鞋上的开口。

“名字嘛，”他说，抬头回答一句问话，“我的意见是，我倾向于优美古雅的典故。它——它让科学这个——赋予科学一种老派的尊严。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怪……来一点点幻想有时也是允许的……大力神之敌，好吗？一位潜在大力神的营养食品，你知道它可能会……”

“当然如果你不同意——”

赖德伍得的眼睛里映着炉火，没有反对。

“你觉得它能行吗？”

赖德伍得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它还可以叫泰坦之敌，你知道，泰坦（巨人）们的食物，……你喜欢前者吗？”

“你确信，你不觉得它有点太——”

“不！”

“噢，我太高兴了。”

于是，他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以及报告中都用了“大力神之敌”这个名字。研究报告一直未被发表，因为出了一些意外事故，打乱了他们所有的安排。这些意外也被如实记载在报告中。在他们有意外发现之前，已经制备了三种同源物质，大力神之敌一号、大力神之敌二号和三号。我对大力神之敌四号使用本辛顿原创的名字——称之为“神食”。

3

这是本辛顿先生的主意。但是他的灵感来自赖德伍得教授哲学（会刊）报告中的一篇供稿。他得体地先请教了这位绅士，然后才着手推进。这个项目即像生理研究，又像化学研究。

赖德伍得教授是对图表非常着迷的那种科学家。如果你是我喜欢的那种读者——你肯定非常熟悉我指的那类科技论文。这种论文能搞得你一头雾水，末了，还有五到六张长长的、折叠起来的图表。打开一看，满眼是怪怪的、七里八拐的曲线图，有些过头的闪电符号，要么就是坐标系上弯弯曲曲的、难以言表的東西，叫什么“修整后的曲线”，就是这些玩意儿。你对着这些图表看了半天，最后怀疑，你搞不懂，连作者自己也不一定懂这东西。可是，话说回来，你也知道，许多科技人员对自己的论文还是弄得蛮清楚的，问题仅仅是表达上的缺陷，因而沟通上就有障碍。

我倾向于认为，赖德伍得是用图表来思考的。继他在《反应时报》上发表了那篇不朽之作后，（我们劝非科技读者坚持读下去，一切都会豁然开朗的。）赖德伍得开始炮制有关生长的经过修整的曲线及脉搏描记曲线。是他的一篇有关生长的论文启发了本辛顿先生。

你知道，赖德伍得一直在测量各种东西的生长情况、小猫、小狗、向日葵、豆子乃至他的小孩（直到他的妻子出面制止）。他指出，生长一直在继续，速度没有他所说的那样有

一定的规则，像这样：



而是有突发性和间隙性，像这样：



而且，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东西是在经常性地、稳定地生长。在他所能证明的范围内，没有任何生物的生长有规律性和稳定性可言。看起来，好像是所有生物一开始都必须积蓄生长的力，然后才旺盛地生长一阵，然后就不得不等待下一个生长空间。赖德伍德作为一名真正小心谨慎的科学家，其发言低沉，术语很多。他说，生长过程中，血液中可能需要一种相当数量的要素。这种要素组成得很慢。当这种要素在生长中用完后，它需要很久才能补足，与此同时，机体组织就不得不把时间标记下来。他把这种未知要素比作机器中的机油。他说，一头正在长身体的动物如同一台引擎，可以运转一阵，然后，需要加了油才能继续运转下去。（本辛顿先生看了这篇论文后，不禁发出此问：“为什么非是内部生成‘机油’的‘引擎’就不能有从外面添加‘机油’的‘引擎’吗？”）赖德伍德有科学家特有的讲话方式，令人愉快、紧张、且思路跳跃，所有这些都最有可能激发出对某些内分泌腺奥秘的奇妙联想，尽管它们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

在随后的对话中，赖德伍德走得更远了。他把图表所带来的好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们就像火箭的轨道一样精确。他阐明了其中所有的要点——如果有任何要点的话，即小猫、

小狗的血液里、向日葵的树液中以及蘑菇的汁水中，有某种元素的比例在他称为“生长”期与间隙生长期是有所差异的。

当本辛顿先生把图表颠倒，转过 90 度再看时，他开始发现这差异是什么，不禁大为惊奇，因为，这差异很有可能就来自同一种物质的出现。在他对最刺激神经系统的生物碱进行研究时，一直试图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他把赖德伍得的论文放在勉强悬挂于扶手椅上的专利阅读台上，取下金丝边眼镜，在上面哈了几口气，仔细地擦着。

“太棒了！”本辛顿感叹道。

重新戴上眼镜后，他又回到阅读台。他的肘部一放到椅子扶手上，阅读台就马上发出一声调情似的咯吱声。他随即放下论文，图表全部撒到了地板上，皱巴巴的。“啊！”本辛顿先生叫了一声，就把肚子顶在扶手上，奋力去捡图表，全然无视这一便利设施的习性。发现够不到图表，他就索性趴到地上捡。就在趴到地上的那一刻，他灵感突发，神食的名字从天而降……

你看，如果他是对的，赖德伍得先生也是对的。那么，只要把他的这一新物质注入或放入食物中，他就可以告别生长“休息期”，将以下这种生长模式，



代之以（如果你懂我的话）这样的模式



4

与赖德伍得谈话之后的那个晚上，本辛顿先生彻夜难眠。虽打过一阵盹，但也就一小会儿。他梦见自己在地球上打了一个很深的洞，把成吨的“神食”倒了进去，地球开始膨胀，国界线也胀破了，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就像一个能干的裁缝行会那样全都在忙着放大赤道。那当然是个可笑的梦，但它表现了本辛顿先生激动的精神状态，和他赋予这一创见的真实价值，比他在清醒时、有防备时说的话、做的事要更有意义得多。也许我不该提及这一点，因为一般来说，互相告知自己的梦境，并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样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无巧不成书，赖德伍得那晚也作了一个梦。他的梦是这样的：



这是用火在一幅画着深渊的长卷图上作的曲线。他（赖德伍得）当时就站在一颗行星上，在一个黑色的讲台前，对着“大于皇家原生力协会”大讲新的已经成为可能的生长。那种原生力以前总是在种族的成长、国家的成长、行星系统的生长、乃至宇宙的成长中呈以下的走势：



有时甚至是这样的走势：



而他正深入浅出地、十分有说服力地向他们解释，这种缓慢的，甚至倒退的办法，将被他的发现迅速替代，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可笑！但是，也表现了——

我可没有暗示说，这两个梦从任何一方面讲，都应该受到重视，或者有什么预见性，我所肯定的以上内容例外。

第二章

实验农场

1

本辛顿先生一配制成神食，就打算在蝌蚪身上试验这玩艺。人们往往从蝌蚪入手开始这类试验；蝌蚪生来就命该如此。达成共识的是，由他，而不是赖德伍德先生来进行实验，因为赖德伍得的实验室里已经堆满了弹道仪器和动物，用来研究小公牛的冲撞频率在白昼有何变化。这项研究正在生成反常的、很令人困惑的曲线图，在这一研究的进行过程中，装有蝌蚪的球状玻璃仪器是格外不受欢迎的。

当本辛顿先生把他的想法透露给表姐珍妮时，她马上予以否决；坚决反对把大量蝌蚪，或者任何此类实验生物搬入他们的公寓。她并不反对动用公寓的一间房来做非爆炸性的化学实验，这些工作在她看来还毫无结果呢。她也让他有个煤气炉，一个水槽和一个防尘的碗柜，对那个地方，她要雷打不动地每周清扫一次。她深知人对酒类的爱好，把本辛顿先生对在学术界出人头地的渴望，看作是这一粗鄙堕落方式的绝佳替代。但是，对活着时只能蠕动着爬行，死时又臭气

熏天的任何一群生物，她都无法忍受。她说这些东西肯定不卫生，本辛顿先生又是出名地体弱多病——说他不才是瞎说呢。本辛顿要说明这一可能的发现有多伟大、多重要；她说，这也没什么，很好；但是，如果她同意，他把这地方弄得脏乱不堪时（这也是必定要发生的结局），她敢保证，他会是第一个抱怨的人。

本辛顿先生呢？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脚上的鸡眼也顾不得了，与珍妮讲话很生硬、愤愤不平的样子，还是不见效。他说，什么都不能阻挡科学的进步；而她说，科学进步是一回事，在公寓里饲养大批的蝌蚪又是一回事。他说，在德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人只要有他这样的思想，就马上会得到一间两万立方尺，装备齐全的实验室，任其支配。她说，她很高兴，而且永远很高兴她不是德国人。他说，这么做会令他从此声名远播；而她却说，在他们这样的公寓里养这么多蝌蚪反而更有可能损害他的形像。他说，他是自己居室的主人；而她却说，与其伺候一大群蝌蚪，还不如去学校做个女总管什么的。之后，他请求她讲些道理，她呢，则求他讲道理，别再捣鼓蝌蚪之类的东西了。他说，她必须尊重他的想法；而她说，不，如果它们臭气冲天，她就不。最后，他告饶求降，还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赫胥黎有关本主题的经典论断则一时记不得了。那句话虽然还不至于差劲透顶，但也够坏的了。

于是，她大受委屈，本辛顿不得不赔礼道歉。就凭这声道歉，在他们的房子里用蝌蚪实验神食的希望旋即烟灭。

本辛顿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旦将他的材料分离，准备好，进行喂食实验毕竟是展示其发现的必要手段。他也想了好几

天，是不是把蝌蚪寄养在某位可靠人士那里，但还是偶然在报纸上发现的一个词，激发了他创办实验农场的灵感。

还有小鸡，他最先想到它，他想的是一个家禽饲养场。突然，他仿佛看到了疯长的小鸡。他想像着不断扩大的鸡笼和食槽纵横的画面。鸡苗容易搞到，又好喂，又便于观察，要处理和测量的话也不像蝌蚪那样湿乎乎的。单就实现他的目标而言，蝌蚪与鸡苗相比，蝌蚪明显又原始又难管。他奇怪为什么一开始他没有想到鸡而是蝌蚪。早知如此，他就不用费那么大劲，特别是不用与表姐珍妮闹别扭了。他把这一提议告诉赖德伍德时，赖德伍德也颇为赞同。

赖德伍德说，他确信，在太小的动物上作徒劳无益的努力是实验生理学家最大的失策。这恰似用不足量的材料作化学实验，观察和操作上的误差会大得离谱。此时此刻，讲科学的人必须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争取大的实验材料，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在邦得街学院，用小公牛作目前的一系列实验。他的小公牛有时会不经意地在学院走廊上闲逛，给其他课题组的师生带来某种程度的不便，这就暂且不提了。毕竟，他得到的各种曲线是很有意思的，将来发表，也就可以为他现在的选择正名。就他自己而言，要不是国家对科学的捐助实在是微乎其微，他决不会用小于鲸鱼的动物作实验的。然而，此刻，要在这个国家，建一个可供他实验的动物园，恐怕在任何程度上都属于乌托邦式的要求。在德国嘛——就另当别论了。

由于赖德伍德天天都盯在小公牛身上，挑选实验农场和设备的任务基本上就落在本辛顿的身上。全部的开销自然也就都由本辛顿来支付，至少在拿到课题经费前是这样。公寓

里的实验工作就被挑选农场的奔波代替了。本辛顿张望的眼镜、简洁的秃顶和开了口的布靴开始出现在伦敦以南沿线无数没人要的地产上。他在几家日报，还有《自然》杂志上登了招聘广告，希望找到一对负责、守时、干活主动、养过家禽的夫妇来全权掌管占地三英亩的实验农场。

他发现，可能为他所需的地方是在黑克雷布罗，离肯特郡的鄂肖特很近。这是个又小又奇怪的隐蔽地方，座落在山谷中，四周都是老松树，一到夜晚就黑漆漆的，很瘆人。一处高高的山脊一到日落就把这地方与世隔绝了。有一口荒凉的带破棚的井，人的居所相形之下反而显得很矮小。小屋里还干净，没有长野草，窗户已经破了，车棚在正午的时候还会投下一道阴影。此地离村子尽头的房子还有一英里半远。它孤零零的，不时传来一组似是而非的回声，稍微调和了这里的孤寂氛围。

本辛顿一眼就觉得这个场所很中意，非常适合科学实验。他巡回了一遍，挥着手臂勾画着鸡笼和食槽的位置。他发现，厨房只要稍加改动就完全可以放下一组孵蛋器和暖棚。他当即决定要下这个地方。返回伦敦的路上，他在多顿格林逗留了片刻，敲定录用一对应聘的符合条件的夫妇。当晚，他又成功分离了足量的大力神之敌一号，更使他这一系列的活动显得师出有名。

那对合格的夫妇理当受本辛顿的差遣，成为世上首对施赈神食的人。他们看起来特别老，还特别脏。这第二个特点，本辛顿先生并没有察觉。要破坏人的一般观察力，搞科学实验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们姓斯金纳，斯金纳先生和太太。本辛顿先生在一间小屋里面试了他们。屋子里，窗户是密封

的，有一个壁炉架，上面镶着一块斑驳的镜子，地上还摆着病殃殃的蒲包花。

斯金纳太太是位矮小的老妇人，没戴帽子，一头白发脏兮兮的，紧紧扎在脑后。一张简薄的脸上几乎就看到一个鼻子，鼻子下面的牙也没了，下巴也塌了，全都皱在一起，更加突出了鼻子的唯我独尊。她穿着石板色的衣服（如果她的衣服还有什么颜色的话），衣角用红色法兰绒开了叉。她把本辛顿让进屋，讲话很有防备，一双眼睛绕着鼻子不时地瞥他一下。她说，斯金纳先生正在打扮。她好歹还有一颗牙，让她把话讲清楚了。她的一双长长的皱巴巴的手紧张地握在一起，告诉本辛顿，她养了好几年家禽，孵化器用得很熟，不瞒他说，他们自己都开过一阵养鸡场。后来因为没有学生才败落。“交了学费的就是学生。”斯金纳太太说。

斯金纳先生出来了，他是个大脸盘的男子，说话咬舌，一个斜眼老让人觉得他在俯视你，一双开了口的拖鞋倒很能博得本辛顿先生的同情。而且，他的钮扣显然不够用，他一只手把上衣和衬衫抓在一起，另一只手的食指顺着黑金相间的桌布纹理划来划去。他的斜眼盯着本辛顿先生的达摩克里剑，带着一副悲凉的超然神情说：“您开饲养场就别想赚钱，精确地讲，实验也一样，先生。”

他说，他们可以马上动身。他在多顿格林除了干些裁缝的活，基本上无所作为。“我以为这地方好赚钱，其实不这样，也没什么可惜的，”他说，“所以，如果您方便，我们就来。”

不到一礼拜，斯金纳夫妇就在饲养场安顿了下来。从黑克雷布罗临时找来的木匠，一边议论本辛顿先生，一边树起

食槽和鸡笼。

“我还没怎么见过他呢，”斯金纳先生说，“但是我看他像个蠢家伙。”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对劲，疯颠颠的，”木匠说。

斯金纳先生说：“他对养鸡一时心血来潮，噢，我的天，弄得好像天下就他最懂养鸡似的。”

木匠说：“他看着就像只母鸡，大概是因为他戴的眼镜吧。”

斯金纳先生靠近那木匠，神秘兮兮地说：“该死的，每天都要我们量尺寸——我的天，每只母鸡啊！他还说，这样才知道它们长得好不好。什么，噢……母鸡吗？该死的每只母鸡，——该死的每一天……”他的一个暗淡的眼睛望着远处的村庄，另一只眼睛却闪着恶毒的光。

斯金纳说完，拿手掩嘴笑起来，一副刻意要感染人的样子，肩膀耸得高高的，——另一只眼睛却没笑。过了一会儿，他生怕木匠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又小声地很刺耳地重复了一遍：“每天要量鸡的个子！”

“比我们的老长官还要糟；幸好他不是。”木匠说。

2

实验是世上最乏味的工作（除非它变成哲学学报上的一篇篇报告），而且对本辛顿先生来说，实现他的巨大可能性的第一个梦想的一小部分，也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是在金秋十月接手实验农场的，到了次年五月，成功的第一丝曙光